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趕一場人間秋

榮子婷

秋天的集市，是要趕早的。

天剛亮，四鄉八鎮的人便都往鎮上湧。挑擔的，推車的，挎籃的，背簍的，遠遠近近，像一條條溪流，匯向同一個方向。我們那裡管這叫「趕秋集」。一個「趕」字，把那份心急和歡喜都說盡了。好像不趕著去，好東西就會被人挑走，秋天就會溜走似的。

集市在鎮子中間的一條老街上。街不長，兩排鋪子夾著一條路，平時冷冷清清的，一到秋天，賣菜的，賣果子的，賣干貨的，賣農具的，一個個攤子挨挨擠擠地排開，從街頭排到街尾。竹筐裡、籬筐裡、簸箕裡，堆著剛從地裡收上來的東西：金黃的玉米，胖墩墩的南瓜，紫亮亮的茄子，紅彤彤的辣椒，還有一捆一捆的豆角、豇豆、韭菜，綠得滴翠。那顏色擺在一起，就是一幅畫，不用調，不用描，天然的濃豔。

我最愛蹲在干貨攤子前。那些攤子上擺的是秋天的精華：干辣椒，干香菇，黃花菜，還有核桃、板栗、花生、芝麻，裝在大小不一的筐籠裡，湊近了聞，有一股干燥的香。攤主是個老婆婆，見我蹲著看，便拿起一個核桃，用小鎚輕輕一敲，殼裂開，露出裡面白生生的仁，遞過來說：「嘗一個，今年新打的。」我接過，放在嘴裡嚼，那香便在唇齒間漫開了。

往前走，有賣藕的。藕是剛從塘裡挖出來的，還帶著黑

泥。賣藕的老漢說：「這是塘藕，嫩湯最粉。」旁邊有人問價，他便用指甲在藕節上輕輕一掐，掐出一道白印子來，說：「你看，嫩著呢。」那人便蹲下來，一根一根地挑。秋天吃藕，是我們那裡的老規矩。藕湯燉排骨，藕粉了，湯甜了，喝一碗，渾身上下都潤了。

再過去，是賣柿子的。柿子一籬筐一籬筐地擺著，紅豔豔的，我們那裡的柿子，有兩種。一種叫「磨盤柿」，扁扁的，像小磨盤，個兒大，肉厚；一種叫「火晶柿」，小小的，圓圓的，紅得透亮，火晶柿最甜，皮輕輕一撕就下來了，裡頭軟軟的果肉像一包蜜。賣柿子的大嫂見我眼饞，便揀了一個大的遞過來，說：「自家樹上的，不哄你。」

集市上還有一樣少不了的，是賣桂花。有人把桂花摘下來，裝在竹籃裡賣，買回去，曬干了泡茶，或者醃桂花糖。我母親年年秋天都要買一些，拿回家拌在糯米粉裡，蒸桂花糕吃。

我趕秋集，不為買什麼，就為看。看那些紅紅綠綠的顏色，聽那些討價還價的聲音，聞那些混在一起的香氣。這些味道混在一起，便是秋天的味道。

逛到中午，集市漸漸散了。該買的買了，該賣的賣了。攤主們開始收攤，把剩下的東西歸攏到擔子裡，挑起來往家走。下一個集市，還要再等五天。可秋天還長，好東西也還多。不急。

一集一集地趕，一年一年地過。秋天趕集，趕的是收成，是盼頭，是煙火人間最尋常也最踏實的那一點暖。

故鄉的秋

郭祥昭

老家的棗樹該紅了吧。星期六早上，愛人一邊推窗透氣，一邊喃喃地說。

愛人的話像風一樣，帶著往事吹上我的心頭，驀然想起了故鄉的秋。

故鄉的秋，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地上。玉米收了，地也犁了，耙了，一家男女老少起了個大早，打坷垃的打坷垃，整畦的整畦，再央了鄰人，把一穗穗麥種播進黃土地。累了，就坐在地頭，喝碗涼水，風一吹，滿心泥土的清香。

老家的秋，在歸家的腳步中。忙碌了半晌的莊稼漢，踩著夕陽，荷鋤晚歸。村頭大槐樹下，一盤殘棋，吸住了歸家的腳步。三五人擺了一地「龍門陣」，贏了，輸了，喧鬧聲此起彼伏。不經意間，女人在遠處扯著嗓子喊了，飯涼了，還吃不吃了？

故鄉的秋，在鬧騰騰的農家院裡。玉米收了，辣椒摘了，曾經的綠意撲面，仿佛轉瞬間，已是一串串火辣辣掛在了屋簷下，把農家裝扮得如陽光染了。大人小孩捂不住的喜悅，像天邊的晚霞泛在臉上，泛透紅暈。

故鄉的秋，在皎潔的月光下。一家人喝罷湯，圍坐在一起，扯扯白天的活兒，聊聊明天的事兒，手中的玉米棒也流下了羨慕的籽兒。過了鄰居來訪，把茶話桑麻，露水濕衣也渾然不覺，一席三朝五帝，把滿院的涼意也說羞愧了。

故鄉的秋，在那條崎嶇的小路上。仿佛一夜之間，不起眼的灌木叢中，一片又一片野菊像約齊了似的，騰飛在枝丫之上，不幾日，頓成燎原之勢。

清風撫弄，流一地的金黃。孩子們三五成群，你追我趕，像快樂的小鳥一樣，飛過田野，飛向遠方。女人們則挎著籃子，沿著田埂采菊花，白的、黃的，不一會兒，就采了滿滿一筐。

故鄉的秋，在那彎清澈的小河裡。一夜秋雨，河水漲了不少，較往日更清澈了。岸邊的蘆葦經過秋雨的洗禮，泛著綠意，在風中搖蕩，肆意沐浴著秋日的清涼。

女人們三三兩兩扎堆在河岸边，漂洗著衣裳，棒槌聲一起一落，把秋天敲得清脆而響亮。

故鄉的秋，在一縷縷縹緲的炊煙裡，在一陣陣清脆的鳥語裡，在一聲聲秋蟲的呢喃裡……清涼卻綿長，像母親熬煮的那口熱湯，喝下肚去，暖到心裡。

下午回老家吧，愛人興奮地說，我點了點頭。因為我知道，那一抹棗紅，泛著故鄉的色彩，開在清爽的秋日，卻滋潤了游子的心，時光越久，味道越綿長。

白味人間

尹小英

白露這天清晨，母親挎著竹籃出了門，先在菜市場門口的中藥鋪抓了幾味藥，又進去買了雞和幾樣時鮮，回來時籃裡盛著一堆白：白芍的根須還沾著泥，白芷散發出藥房裡才有的辛香，白術切成厚片，白扁豆圓滾滾的，像剛剝出的新米……

母親念叨著，白露到了，天氣轉涼，要用這些白的根莖燉一只白毛烏骨雞，才壓得住漫上來的秋燥。她一邊說一邊動手，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。廚房裡很快響起譁譁的水聲，那些根莖在她的指間翻滾、洗淨，露出原本干淨的顏色。



鍋裡的水漸漸沸了，母親把焯過的雞塊和藥材一齊投進去。火光舔著鍋底，湯面起初是清的，慢慢地，隨著文火不緊不慢地咕嘟，湯汁就一點一點地濃白起來。那白色非常安靜，不刺眼，不張揚，宛若宣紙上洇開的一團淡墨。我在旁邊看著，忽然想起中醫裡講「白色入肺」，秋天屬金，肺也屬金，這時候吃白，是順著天地的意思，讓身體在由熱轉涼的關口找到一份安穩的依靠。母親不懂這些大道理，她只知道，白露到了，就該燉這樣一鍋湯。

揭開鍋蓋的時候，滿屋子都是溫潤的香氣。湯色已經燉成了真正的乳白，上面飄著幾粒枸杞，紅白相間，好看得恰似一幅小畫。母親舀了一碗遞給我，說，嘗嘗。我接過，用湯匙舀了一口送進嘴裡，味道卻出乎意料地淡。

不是寡淡無味的淡，而是那種需要靜下心來才能品出的甘甜。那甘甜裡藏著白芍若有若無的微酸，也藏著白術燉出來的醇厚甘淡，所有味道都融在濃濃的白色裡，輕輕滑過喉嚨，留下一片清甘的綿長。

這讓我想起這些年吃過的那些濃烈的東西。火鍋的紅油翻滾，燒烤的焦香四溢，麻辣的刺激能讓舌頭瞬間醒過來。那些味道都很過癮，可吃完之後，胃裡常常

是燥的、鬧的。而眼前這碗白湯，什麼都沒有，又似乎什麼都有了。母親坐在對面，看我喝完了，又給我添了一勺，嘴裡念叨著：「白露身不露，喝了湯，身上就暖了。」她的話和這湯一樣，淡淡的，沒有花哨的修辭，卻讓整顆心都安穩穩地落下了來。

窗外不知什麼時候起了風，院裡那棵老槐樹的葉子翻動著，露出一面青一面白。我想起白露的三候裡說「玄鳥歸」，燕子也是這時候南飛的。幾只燕子掠過屋簷，大概就是要往南邊去了。世間許多離別恰好逢在這個時節，可碗裡的熱湯提醒我，有些東西是不走的。比如母親守在廚房裡的背影，比如每年白露准時端上桌的這一鍋白，它們猶如節氣本身一樣可靠，不早不晚，總在那裡。

從前讀古詩，總喜歡「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」的句子，覺得那白是涼的，是清的，是帶著淡淡惆悵的。如今捧著一碗白湯才明白，白也可以是暖的。它不說話，不爭搶，只是在秋天最深的時候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訴你：人間有味，不在濃烈，在那一點溫潤的、留有余地的「白」。窗外涼意漸濃，我把碗裡的最後一勺喝干淨，碗底的白瓷壁上，映出母親微微的笑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溫陵氏

宓月

期

香山紅葉寄相思

崔光輝，筆名崔益鳴、崔盛等，朝鮮族，大學本科，職稱記者。曾在地方電視台擔任編導、記者20多年，後任雜誌社采編部主任、副總編等。現居北京，央視等多家電視媒體的紀錄片編導兼撰稿。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，黑龍江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朝鮮族分會常務副主席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（全國唯一朝鮮族會員），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（全國唯一朝鮮族會員）。中央和地方多家新聞媒體的兼職記者，特約、特邀記者。

（一）

山的紅葉，是秋天寫給天空的情

書。當第一陣霜風拂過燕山山脈，黃櫨的卵形葉便悄悄浸染緋紅，元寶楓撐開絢爛的掌紋，三角楓在枝頭搖曳成星星點點的火苗。漫山遍野的赤霞從香爐峰傾瀉而下，仿佛天神打翻了朱砂硯，潑得層林盡醉——那深紅是陳年的葡萄酒，淺紅是少女羞赧的面頰，而鑲著金邊的赭紅，恰如信紙邊緣被歲月烘暖的墨跡。

我踩著青石板路向上攀登，光斑透過葉隙在肩頭跳躍，宛如時光的密碼。明鏡湖倒映著燃燒的山巒，幾片落葉在碧水中旋成小小的舟，載著露珠與雲影，向記憶深處漂流。這時忽然懂得古人為何要「紅葉題詩」：原來那些無法

封緘的心事，本就該托付給這通透的赤誠。

（二）

二十多年前的那個秋天，我攥著《建設報通訊》發表我論文的樣刊，站在中國建設報社門口深呼吸。銀杏葉正黃得晃眼，而比銀杏更明亮的，是那位女編輯的笑容。她接過我手中樣刊，指尖輕點著墨跡未干的段落：「《中國記者》版面緊張，但好文章不該被埋沒。」聲音清泉般熨帖著忐忑。

臨別時她指向西北方向：「香山正紅得熱烈，該去看看的。」可背包裡的錄像帶沉甸甸壓著肩頭——央視的節目檔期像一道鐵律，把我推向地鐵站喧囂的入口。車窗關閉前，她忽然追了兩步：「明年紅葉季，我當向导！」

後來我們通過幾封信。她信裡總夾著壓平的黃櫨葉，葉脈蜿蜒如地圖上的航線：「今年紅葉比去年更濃烈，像要把山燒透似的。」可年復一年，不是采訪撞上暴雨，就是專題打斷行程，那些紅葉標本在日記本裡漸漸脆成透明的蟬翼。

（三）

如今我終於站在香爐峰頂，俯瞰紅葉全景。果真，紅得透徹的紅葉美得如此朴實、如此高潔、如此淡雅，紅得如此激昂，又如此自然！難怪人們贊美香山紅葉：「使愛情如此浪漫，讓人生這樣痴情，把秋天點綴得絢爛多彩！」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纜車如銀梭穿行在紅浪間，游人的歡笑聲撞碎在山谷，又凝成晶亮的回響。當年那位指著香山說「明年」的人，是否也曾某片紅葉下駐足？或許她正牽著孫兒的手認楓葉品種，或許她的白發已染上秋霜，卻依然記得那個懷抱新聞理想的青年——就像我記得她為我據理力爭發表論文時，眼中灼灼的光。

斜陽把影子拉得悠長，我俯身拾起一片卷曲的雞爪槭。它的紅不像黃櫨那般熾烈，反倒像褪色的胭脂，邊緣蜷縮著守護某種秘密。這多像某些無疾而終的相遇：未曾並肩看過一場紅葉，卻讓整座香山成了永恆的約定。

（四）

我獨自一人看紅葉，滿山紅葉依舊，相思綿延不絕，季節把變遷留給歲月，我把所有思念埋心底，在愛的楓林裡，相思的淚浸透了紅顏……歌詞寫得多好啊！不正是我現時的心境嗎？

下山時暮色已濃。枝頭的紅漸漸沉入黛紫，而飄落腳邊的落葉依然用脆響應著秋風。忽然想起林徽因在香山寫下的句子：「今天你、我、紅葉，連成這一片血色的傷愴」。其實紅葉何嘗傷愴？它們只是篤定地紅過，再靜默地腐入泥土，待來年在新綠裡復活。就像那些錯過的緣分，終究在記憶裡釀成琥珀色的酒。

我把那片雞爪槭夾進筆記本，背面寫上：「相思不必相見，山河自有回音。」

就像紅葉終將零落成泥，但漫山遍野的赤誠，永遠比時光更長情。

